

金裕贞

短篇小说选

○○金裕贞／著●李玉花／译

韩国文学名著译丛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韩国文学名著译丛

金裕贞／著 ● 李玉花／译

● 金裕贞
短篇小说选

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裕贞短篇小说选 / (韩) 金裕贞著; 李玉花译.

—长春: 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11. 6

ISBN 978-7-5601-7454-9

I. ①金… II. ①金… ②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韩国—现代
IV. ①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21144 号

书 名: 金裕贞短篇小说选

作 者: (韩) 金裕贞 著; 李玉花 译

责任编辑、责任校对: 徐 佳、张宏亮

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开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 4.5 字数: 130 千字

ISBN 978-7-5601-7454-9

封面设计: 张树臣

吉林市海阔工贸有限公司 印刷

2011 年 7 月第 1 版

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社址: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: 130021

发行部电话: 0431-88499826

网址: 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
E-mail: jlup@mail.jlu.edu.cn

目 录

山中来客	1
小伙儿与狭口蛙	12
骤 雨	21
锅	33
无 赖	51
富 矿	76
采金子的黄豆地	86
糕 点	98
春天·春天	108
秋 天	120
生姜花	128
烈 日	135



山中来客

~~~~~

夜已经深了，却仍不见酒客来。伴随着豆酱饼发酵的味道，满屋子都是一股子馊味。从挨着烟囱的房间里传来老鼠叽叽吱吱的叫声。寡母寂寞地坐在一个掉了一角的火炉前，出神地想着什么。本来就昏暗的油灯，被那从北门孔眼儿里钻进的风吹得闪烁不定，失去了光亮。她拿起一个旧布袜把小孔堵上。顺手从灯盏下拉出针线筐，心不在焉地拿起了针线。

山里的秋天不知为何这般寂静！从前后院里传来扑簌簌叶子落地的声音。那声音就像有人在耳边窃窃私语。而更让人受不了的是那水声，清清的泉水环绕着山谷流淌下来，竟然带着一种奇妙的韵律。

“咚！咚！咚！嘀噜，咚！”

外面传来沓沓沓的脚步声。她顿时来了精神，轻快地起身推开房门，伸出头说：

“是德蛋儿吗？”没有人应答。从前院儿对过的草丛里吹来一股冷风，扬起了地上的落叶，拍打在她的脸上。

屋顶上传来呼呼的风声。远处传来一阵阵狗叫。呼啸的大风似乎让守夜的家犬们受到了惊吓。

“主人在吗？”

当她转身准备重新拿起针线活儿的时候，这回真真切切地传来人的声音：

“是谁啊？”她赶紧起身开门。

“你干吗？”

一个陌生的女人站在屋檐下。月光下，那张黑红的脸显得疲惫不堪。她好像很冷，一手拿着从头上摘下的日本头巾，一手拢着散



乱的头发，有些羞涩地，怯怯地说：

“嗯……让俺在这儿住一宿吧——”

一个女人家，这深更半夜的，是咋回事啊，还光脚穿着草鞋。不管咋回事——

“快进来，烤烤火吧。”

客人犹犹豫豫地走进屋里，蜷腿坐在火炉前。裹在破裙子下的肌肤仿佛要从里面冒出来，她悄悄地拧了一下腰把它盖住，默默地坐在那里。主人呆呆地望着她一会儿，问她要不要吃点饭，她仍然缄默不语。可当主人给她端来一碗吃剩的饭，还有几块咸菜时，她感激不尽地接过来，顾不得喝口水，一会儿的功夫就让一碗饭见了底。

客人刚放下饭勺，主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开了。没完没了，刨根问底地问了一堆，问得连她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客人面无表情，问啥答啥。说自己没有丈夫，现在无落脚之地。“没法子，到处去讨口饭吃。”说完她把脸埋到胸前。

当公鸡报晓时，到村里串门的德蛋儿才回来。他推开门，把那乱蓬蓬的脑袋伸进来，看到眼前这位陌生的客人，愣在那里，瞪大眼睛望着她。从敞开的门外呼地刮进一股风，吹灭了油灯，让屋里顿时变得漆黑一片。主人走到门前，拍了拍德蛋儿的肩膀。让一个大小伙子睡在年轻女人睡觉的房间里，不太合适吧。主人寻思着。

“哎，德蛋儿啊，今天就到村子里去睡吧，明天早晨再回来。”

秋收时节已经过去了，也到了该进点钱的时候了。可不知道这钱都进到哪儿去了，酒店连钱的影子也见不着。一桶酒顶多能挣个五六毛钱，卖那一桶酒最快也得三四天，可最近就连那些小气的酒客也绝了踪迹。前些日子好不容易让客人赊账，卖出去了一点酒，可也没人把钱送过来。这让她心里很窝火，一大早就到处去要钱。然而，走了一圈都是白跑腿。还得欠钱的人高兴才是。可他们却总是含含糊糊的，到头来却让她再等一等。那也不能不去要啊。这家



里的粮食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而分店老板一会儿要她交税，一会儿又让她交这个那个的，每天像催命似的。

“俺也走了。”

早饭后，主人换上衣服准备出去时，客人也跟着起身。主人慈祥地握着她的手说：

“累了吧，歇几天再走吧。”

客人却说：

“该走了，给您添了这么多的麻烦……”

“你就别客气了。”主人极力挽留她说，你就当给俺看家，在屋里歇着吧。说着走出了家门。

她翻过白头沟，到前面的村子跑了一整天。虽说一大早就出了门，可有些地方却白跑了一趟。日落天黑的时候她才一脸疲惫地回到家。跑一趟只收了五六升小米。剩下的别说是给钱，还反倒吓唬她说，要是这样紧着催，就再也不到你家喝酒了。这趟还算庆幸，虽然没要来钱，但总算弄到了下锅的米。她淘洗小米，客人在灶坑里生火，俩人一边忙着做晚饭，一边准备摆饭桌。

吃过晚饭二人刚坐下，没想到酒客一个接一个地登门要喝酒。这是咋回事呢。起初只有一个人，后来又来了三个人，接着又来了两个，都是年轻人。可是，没有多余的房间安排怎么办。主人犹豫了一下说明了情况。没想到他们却说，都是一个村的，没啥，就在一块喝吧。主人倒是求之不得。看来要交好运了。主人赶紧在铜盆里盛上米酒递给客人，让她赶快热一热，自己则一阵风似的，麻利地准备着下酒菜。酱菜、泡萝卜、辣椒酱，还有一道特别的下酒菜煮栗子。这是堂妹前几天送来让她尝鲜的，她没舍得吃留下来。

屋里热闹开了。有敲着墙要唱阿里郎的，有捧场傻笑的，还有交头接耳的……什么样的都有。当主人端着酒桌走进去的时候，他们不约而同，全都乖乖地坐好。其中一个长着大脸盘，留着小分头的家伙起身接过酒桌，把嘴凑到主人的耳边，死皮赖脸地说：

“大嫂，听说你买来一个年轻的妓女？给俺们瞧瞧嘛。”

不知这是从哪儿听来的谣传。

“妓女？哪儿来的妓女？”真是莫名其妙。不过，想了想觉得这也不是无中生有。她好像明白了什么，急忙跑到厨房。客人正蜷坐在壁炉前。她上前悄悄地抱住女子的头。唉，他们以为你是妓女呢，都是冲着你来这里喝酒的。新媳妇，对你也许是件不光彩的事儿，可对俺家来说，这是好兆头啊，俺已经一个来月没见着酒客的影子了。你就是陪他们喝喝酒也不会少了啥，看在俺的面子上，今天就帮俺卖回酒吧。她和蔼而又恳切地说出了自己的意思。客人表情没啥变化，顺口答应下来。

酒喝得有点醉意了，这些家伙开始骚动起来。一盅酒五分钱，似乎一口喝下去太可惜了。一个结着发髻呆头呆脑的家伙，使劲把女人拉到前面，说道：

“唱个敬酒歌嘛，这怎么像个木头桩子？”

“敬酒歌？那是什么呀？”

“敬酒歌？当妓女的竟然不会唱敬酒歌。呃哈哈。”女人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这家伙把自己胡子拉碴的下巴蹭到女人的脸上。可是无论怎么说，她都咬着下唇，歪着头不开口。看来是真的不会唱。不会叫的鸡也罢，这钱不能白花。女人被他们拽来拽去，从这个怀抱到那个怀抱，把酒杯递到他们的嘴边。

这些人都喝得烂醉如泥。有两个人倒在炕上打起了呼噜。女人坐在小分头的膝盖上给他点烟，只见那家伙哼地冷笑了一声，用那粗大的手，毫不客气地一把抓住女人下腹。随着“啊呀”一声尖叫，女人的身体被抛向空中，又“咚”地落下来。

“臭小子，就你花钱啦？”

隔着一个座位，一个家伙筋了筋鼻子说道。随后，他双手分别抓住女人两只光着的脚，把两腿一张，哧噜噜地把她拉到自己的膝盖上。女人挣扎着。她眼里噙满泪水，过了一会儿，泪珠顺着面颊滚落下来。

屋里传来了一阵喧闹声。



“瞧那杂种，呃哈哈哈哈……”

主人一次又一次地把烫好的酒端到里面，心里却一直是惴惴不安。天大亮了，她悬着的心才放下来。

外面传来麻雀叽叽喳喳的声音。湿漉漉的炕席上一片狼籍。酒，酱菜，痰，烟灰——乱七八糟。她顾不得这些，坐在一边开始计杯算钱。开张8毛5分钱，赊账2元还带点零头。现金8毛5分钱，她两手拿着钱坐在那里，点了又点，看了又看……

院子里传来女人含糊不清的声音：

“走好啊，再见！”

“亲个嘴嘛，啗！啗！啗！”

“俺也来一下。”

吱噜啞！吱噜啞！吱噜啞！

“捣杵头太重了吧？……就捣到这儿吧。”

“还没捣好呢。得再捣一会才行啊。”

“可这孩子怎么搞的……”

她让德蛋儿到镇上去办事，可天黑了也不见他回来。德蛋儿妈把散落在地上的小米扫进臼里，心里很焦急。最近天冷了，豺狼、老虎开始进村了。要是夜里在路上碰到了，那就乖乖成了它们的美餐了。

女人挂上捣杵，下来用簸箕把臼里的小米舀出来。主人摸了摸她的头，把自己的围裙摘下来给她披在头上。她才不过十九岁，正值花季，可是看她干涩的头发，削瘦的脸庞，已经是未老先衰了。大概是受了太多苦的缘故吧。

看到她麻利地扭动着细腰，不停忙活的样子，主人觉得她是那么可爱，同时又生出恻隐之心。要是她能像女儿一样长久地留在自己身边，那就真的别无所求了。假如真能那样，即使别人用一头牛换，也不会放她走的。

孤儿寡母孤寂的日子她可真是受够了。而不知情的村里人却责

怪她，说她成心想让儿子变成老童男。可家里这日子穷得叮当响，这事儿她想都不敢想。直到今年春天，她才开始给儿子张罗起来。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。她四处打听，终于与南村山一家的二闺女订下了婚约。寡母特意赶了四十多里路到姑娘的家，抚摸着姑娘的手背说：

“闺女长得可真俊那！”

她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对亲家说了一堆赞美之词。

随后，她四处借钱把结婚用品都准备好了。不过就在婚礼前两天，这婚事却黄了。起初姑娘家也没说啥，没想到后来竟要他们送三十元彩礼来。她手里拿着借来的3元钱和家里的5元钱，给牵线的人一点辛苦费和路费，再准备一些结婚用品，现在只剩下2元——留着结婚用的钱。30元，这么大的一笔钱她摸都没摸过。那个晚上，她躺在炕上翻来覆去，就像丢了魂似的，睁着眼睛到天亮。

“妈！起来吃饭了。”

要是能听到新媳妇对自己这样说，那该多好啊。这是她这辈子唯一的心愿。

“腿疼了吧？让你干了这么多活儿……”

主人一边装着准备做晚饭的小米，一边贪婪地盯着不停蹬着捣杵踏板的客人。捣杵头太重了，黏糊糊的，压不动。她身体又那么瘦弱，因用力过大，脸蛋子憋得红红的，呼哧呼哧直喘粗气。她的裙子已经破旧不堪，蚕丝小袄也被沤酥了，肩膀那边断开了巴掌大的一块。等德蛋儿换来五尺日本布的话，得先给她做一身内衣，把那个破洞百出的内衣换下来，别的只能慢慢再说了。

“一起捣吧。”

主人也在踏板的一头放上一只脚。她装着不经意悄悄握住客人放在扶把上的手。她要求也不高，能娶一个这样的儿媳妇就知足了！与客人的目光相遇，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转过头。

“可真够冷清的啊？”说着，她用手指了指着院外。犹如初夜般甜蜜的夕阳正笼罩着山峦。仿佛穿上七彩缎衣的大山里，隐约传来



沉重的椿米声。吱噜噜啞！吱噜噜啞！

德蛋儿妈把客人当成宝贝似地疼爱。尽管自己也没几件像样的衣服，却拿出来借给她穿。睡觉时，就像自己的亲闺女一样，在被窝里搂着她，轻轻地拍她入睡，却没好意思把自己的心思讲出来。人家听进去了还好，可要是人家不高兴，那彼此就很尴尬了。

没想到一个偶然的事情却帮了她的大忙——这是客人到她家后的第四天。家住在巨门关山脚下的永吉家让她去帮着椿稻米。因为昨天干了一晚上，她让客人白天在家里舒舒服服地睡一觉，自己一个人走出了家门。

当她披着一身白糠，浑身乏力地回到家时，天色已经擦黑了。她拖着疲惫的老腿迈向院子，突然愣了一下。德蛋儿不可能闯进客人独自睡觉的房间啊，可除了他又有谁呢。地下整齐地放着客人的一双小草鞋，旁边横放着一双肥大的草鞋。房间里传来低低的交谈声，她不禁对着门缝竖起耳朵。

“那是为啥啊？你是怕到俺家挨饿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俺妈这个人也挺好的……今年要是干好了，明年就能买上一头牛了，光种地一年就能收四斗大米，六斗小米，这些就够吃了……是不喜欢俺么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男人死了，早晚也得找一个呀？”里面传来衣服撕开的声音，还有沙沙的摩擦声。

“别！别！别！真是的！快放下。”

随后是死一般的沉寂。她望了望在空中飘舞的落叶，脸上露出一抹微笑，蹑手蹑脚地走出了院子。

吃过晚饭，她装着啥也不知道，看了客人一眼说道：

“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，独自走南闯北不容易啊。反正男人已经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她便开始一句接一句地开导开来，最后一语道破，

你给俺做儿媳妇咋样。客人用裙子盖住脚，正歪着头听她说话。听主人这么一说，她咬着裙带，低下了头，脸蛋上泛起一层红晕。一个年轻女人怎么好意思开口说要嫁人呢。说到这个份上就等于谈妥了。

结婚用的东西，因为有上次准备好的，可以放心了。衣服嘛，给她改改尺寸穿上就行了。再用两块钱，买一个银发簪和银戒指作为特别的礼物送给新媳妇……

好事儿可不能拖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于是，她赶紧选了黄道吉日操办婚礼。她一边忙着压面条，一边招呼客人。村里来看婚礼的妇女们接过面碗，呼噜呼噜地吸着面条，不住地称赞新媳妇长得俊。

主人高兴得频频举杯，婚礼只得热热闹闹的。主人在众人中间穿来穿去，不停地招手吩咐着：

“喂，媳妇啊，再来一碗面条——”

怎么说起来这么别扭——重来一次。

“媳妇，孩子！快点拿来啊——”

都奔三十了才插上发簪（译者注：过去朝鲜男子只有结了婚才可以挽发髻），德蛋儿自然乐得是合不拢嘴。新婚的德蛋儿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。别人才打两捆稻穗时，他已经开始打第三捆了。他不停地在手上吐上唾沫，肩膀一耸一耸，干得十分起劲。

“嗨唷！嗨唷！嗨唷！打呀，转呀，啞咻！啞咻！”

这是德蛋儿在给朋友打零工。五个黑乎乎的小伙子轮流把稻捆抱过来。他像着了魔似的，呼哧呼哧，用力地在臼里舂稻子，稻粒一串串滚落下来。

“哎，娶了媳妇也不请客啊？”

“媳妇长得好俊啊，应该好好吃一顿。吃鸡？喝酒？还是吃面条？”

“吃什么面条啊，你就知道面条是不是？”

小伙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打趣儿。干了一会儿，他们放下手里的活计，用袖口擦着脸上的汗珠。山风吹起稻糠，灰蒙蒙的一片。



从对面的山上飞来的野鸡，扑噜噜地从头顶上飞过。打场的四方脸放下耙子，嬉笑着扑过来。他是个调皮鬼。他和几个人合伙，硬是在德蛋儿的嘴里塞进了破草鞋。德蛋儿挣扎着。他又掀起德蛋儿的两只耳朵，把头倒扎在稻捆上，让他向着东西南北磕头。

“呃啊！呃啊！呃！”

“哎，告诉你吧，娶了媳妇啊，就得向山神报告一下。不然的话，山神一生气就会派老虎下山教训你的。”

大家哄堂大笑。瞧这新郎官儿的衣服，屁股蛋子上都出洞了……也有人在嘲笑他。而德蛋儿只是抖了抖发鬓上的灰尘，叼起小烟杆，咧着嘴笑了笑。好衣服都放在了家里。人造丝绸的坎肩儿，上衣，还有雪白的细布裤子。他舍不得穿。干活儿时穿旧衣服，回家休息的时候再换上它。睡觉时，把衣服全都脱光，怕弄脏了，叠好后放在枕边。要是穿得破破烂烂的，就会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好不容易娶到手的俊媳妇，万一变心可了得。说实话，二十九年来，他头一次抹上盐沫，刷那黄黄的牙齿也是因为这个。

德蛋儿又抓起稻捆往上拉，这时邻居石锁来到身边，一边帮忙一边问他：

“哎，德蛋儿，明天给俺家打打谷子吧，啊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他吼了一声，瞪了一眼。

“你小子，说话注意点，嗯？欠揍啊你？”

别看昨天还在一起玩耍，可今天就不一样了，没看见人家挽着发鬓——

也就是在这天晚上。在另一个房间蜷睡的寡母，突然被惊醒了。这是万籁寂静的深夜。

“妈，她好像跑了，俺的衣服也没了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她应了一声，迷迷糊糊地摸索着迈进里屋，慌忙点上油灯。

“你说媳妇去哪儿了？”

她气乎乎地问道。儿子光着身子用被子挡住下身，坐在炕上烦

躁地嚷嚷着。旁边只有枕头，没了人影。原来，德蛋儿干了一天活儿，累得躺下就睡着了。不过，那时媳妇也分明脱了衣服躺在他身边的。她和平时一样，闷闷不乐地躺下，呆呆地望着天棚。睡着睡着，他突然被尿憋醒，想让她给拿尿罐儿，没想到怀里空空的。他喊了几声也没有应答，这才觉得有些不妙，赶紧去摸放在枕边的衣服，果然没了——

肯定是趁他熟睡之际，媳妇悄悄穿上衣服，连同他的衣服和布袜一起都带跑了。

“小偷！”

母子俩举着松明火把走出家门。他们首先在厨房和仓房里找。后来又到庭子前面的草丛中仔细地寻找，却找不到一丝痕迹。

“还是回到屋里再找一找吧。”

寡母实在不愿意相信儿媳是一个窃贼。她哭丧着脸，踉踉跄跄地走进屋里。她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细细地翻找，果然在儿媳妇的枕头下发现了银发簪。要是这个女人真想逃跑，不会留下这么贵重的银发簪呀。肯定是出了啥事儿。

寡母带着儿子，被追赶似地匆匆忙忙向门外走去。

从村子走向山路的入口，在茂盛的树丛中，隐约出现了一条坡路。在那下面的石壁中间，有一条又深又绿的大池塘，水绕过一道道山脉，蜿蜒流淌近十里，穿过新渊江的中段。半埋在沙滩中的光滑的大岩石，围着小溪向两边铺开。弯弯曲曲的小路伸向那中间。这里是寸步难行的石渣路。要过几条小溪，绕过几座险峻的山脉，走数十里地才会遇到一条像样的路。从这儿再往前走一段，在小溪边就能看到一个快要倒塌的小草房。原先是一间水碓房，如今这里变成了流浪者过夜的地方。

四面墙都已经不见了，只剩下四个柱子，中间横着一个废弃的水碓，样子阴森森的。在那旁边，一个乞丐躺在一条薄薄的被子上，身上盖着一个草帘。他不停地呻吟着。“嗯！嗯！嗯哼！”冷冷的月



光从椽木中间射进。偶尔，干枯的叶子飘落下来——

“老公，睡了吗？起来吧，快点！”

听到女人的声音，他动了一下，慢慢腾腾地坐起来。抓住身上破旧的单衣领口，不住地发着抖。

“现在就要上路了？咳咳……”

他仰起干瘦的脸向女人问道。

过了十来分钟，乞丐穿戴一新。穿在身上的夹袄在月光下闪着光，他拄着拐杖走出了水碓房。女人扶着呼哧呼哧喘气的男人一同走出来。她就是酒家的新媳妇。

“衣服太大了——再小点就好了……”

“少啰嗦，赶紧走，快点——”

女人心急火燎地催促道。连连回头张望着，匆匆朝江边走去。

他们趟过小溪，正要拐过对面那个突出的山角时，从远处隐约传来说话的声音。虽然淹没在风声里听不清说什么，但她已经猜到了这是德蛋儿家人的声音。

“哎，你倒是快点啊。”

女人仿佛十万火急，急忙拉起男人的手腕。乞丐拖着虚弱的身子，踉踉跄跄地跟着女人一起消失在僻静的山里。水流溅起银色的水珠，撞击着山壁。说不清是从哪儿传来的豺狼嚎叫声，在山谷里久久地回荡。

## 小伙儿和狭口蛙\*

金裕贞 著 王 明 译

一片片叶子都在盼着雨水，可今天还是老样子。叶子灰蒙蒙的一片，随风摇曳着。日头像个大火球，高高地悬挂在晴朗的天空。

大地被烤得热烘烘的，热浪直往脸上扑。每挪动一下锄头，都呼哧呼哧直喘气。旱得枯黄的谷叶儿，不时扎到鼻子和眼睛。

锄头被弹得发出嚓嚓的声音。这地里到处是石头。要是块好地，只锄一下就够了，这倒好，得锄它个三四下才能锄动它。汗水顺着鼻尖、下巴啪嗒啪嗒流下来。打湿了锄头把，又落到地里。

他们谁都不说话，只顾埋头锄地。在谷地的田垄里排成一行，一点一点地往前爬行，就像拱地的田鼠——唯恐开口说一句，就会多流出一滴汗来。

这时，不知谁喊了起来：

“哎哟哟，烫死啦！踩了一下石头，真要命啊！”

“真他妈的，这也算一块地，还收地租啊。”

“以后说啥也不和你换工了。”

一个朋友气呼呼地说。

“用种子钱减地租，干脆退回去算了。”

“好赖是块地，不然吃啥啊。”

得万感到不安起来。他放下锄头，用袖口擦了擦下巴上的汗，扭过头，呆呆地望着那个朋友。

苛刻的地租。得交三石大米呢。可大麦、豆子，两袋子的收成只有五石，根本就不够分的。这里原本不是田。一棵高大的桦树挡住了阳光，是夏天过往的农夫休息纳凉的亭子地。地主为了收取地租硬把它开荒成田地。种豆时，勉强能长出叶子，大部分都颗粒无收。朋友们嘲笑得万太傻，还“呸”地往地里吐口唾沫。可这个得



万，却怪黄豆不好种，今年改种了谷子。

“歇会儿再干吧——”

锄完了一垄地，得万向大树下走去。几个汗流浃背的青年跟着围过来。大伙儿坐在石头上歇了一会儿，才渐渐有了点生气。开始拿出小烟袋抽烟。有的伸出烟斗要烟，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。这时有人说：

“北风吹来了，看来今年的收成又要泡汤了！”

大伙儿的目光便齐刷刷地望着田野那边随风飘动的绿色稻叶，脸上都挂着一丝忧虑——

挽着发髻的青年好像饿急了，独自蹲在一边，歪着脑袋，不满地嘟哝道：

“他妈的，饿得干不动啦——”

“饿死啦，这腰要饿断啦——”

有人附和道。

“流这么多汗，中间不吃点东西还能干活吗？别说是振兴会，就是俺爷爷来了也干不动啦！”

他又嘟哝起来，见没人回应，便说：

“就是给狗屁没有的家伙涨了税，把打尖省下来也能过日子啦！”

他提高嗓门，希望得到大伙儿的赞同。

“就不给你吃，省下来得万好要交税啊。”

二流子梦太，筋了筋鼻子，用讥讽的目光瞅着他。似乎在说，你这个土包子，吵有啥用。有件更重要事儿——

“哎，咱村来了个卖酒女人你们知道不？”

一听这话，小伙子们的耳朵全都竖了起来。这无疑是一件好消息。大伙儿都盯着他的嘴，等待着下文。他们高兴，又感到有些疑惑。都问他，在这个农忙季节过来指望啥呀？

梦太好像没听见似的，把身子靠在大树上，朝着天空不时地眨巴着眼睛，独自赞不绝口。

“长得水灵灵的，胖乎乎的。真想上去咬一口啊——还有那屁